

〔宋〕

朱

熹撰

黃

坤校點

四書或問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校點說明

一
自唐以前，儒者以五經爲重。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合稱「四書」，成於朱熹。他平日教人，反復叮嚀，應先致力於「四書」，以此爲求道之要、進學之本，並以一生精力，字斟句酌，剖析疑似，闡發大義，從事對四書的注釋研究。朱熹對理學的最大貢獻，或許就在殫心竭慮，建立了一箇嚴密的四書學體系。

朱熹早年對四書的研究，其成果便是四部集解。後會合衆說，斷以己意，作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又取石塾集解，刪其繁，以成輯略。并取前輩十二位道學家關於論語、孟子的論說，輯爲論孟精義（後改名要義，又改名集義）。又本於注疏，會合各家之言，成訓蒙口義，更名為詳說；然後取其精粹，成論語集注、孟子集注。再於章句、集注之外，用辨論的文本體，將其議論，別爲或問，以見其取舍之意。

據年譜，淳熙四年夏六月，論孟集注或問成。在答蔡季通書〔一〕中，朱熹自云：「某數

日整頓得四書頗就緒，皆爲集注，其餘議論別爲或問。」淳熙六年，朱熹在給皇甫斌的信中，提到了大學或問。朱熹在白鹿洞書院開講，所講的就是中庸或問首章的內容。大學或問、中庸或問的完成，估計和論語或問、孟子或問同步。

朱熹在完成章句、集注、或問後，曾給一些朋友門生看過。對章句，張栻贊不絕口，認爲足以詔示後學，但對或問，則委婉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問之書，大抵固不可易之論，但某意謂此書卻未須出，蓋極力與辨說，亦不能得盡。」就連朱熹自己，對章句、集注、或問，也語含軒輊。一方面，他對章句、集注的修改日益精密，可以自豪地說：「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四〕}另一方面，對或問卻又無暇修訂，感到很滿意。在答張元德問時，他說：「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考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五〕}因爲或問與集注牴牾頗多，甚至還得出「不須看」的結論^{〔六〕}。朱熹生前只刻印了論孟集注，從未將論孟或問付印。其弟子郭友仁問道：「論語或問甚好，何故不肯刊行？」朱熹答道：「便是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學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得集注儘得。」^{〔七〕}但據中庸章句序，他在世時，已將或問附於章句之後。

盡管如此，或問畢竟還是有用之書。朱熹說他作或問，「蓋欲學者試取正意。觀此書

者，當於其中見得此是當辨，此不足辨，刪其不足辨者，令正意愈明白可也。」^{〔八〕}或問和章句、集注，一詳一略，互有發明，可相互補充印證，加上朱熹當日的學術聲望，故或問依然爲學者所需要，也就成了書商偷刻的目標。據王懋竑朱子年譜引洪嘉植年譜語：「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惟學者私傳錄之。」

二

最早將四部或問合爲一帙的四書或問刻本，即書商偷刻於建陽的丁酉本^{〔九〕}。南宋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錄有大學或問二卷、中庸或問二卷、論語或問二十卷、孟子或問十四卷。據王應麟玉海，當時大學、中庸、論語、孟子均有或問。文獻通考經籍考中，錄有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各三卷，論語或問十卷，孟子或問十四卷。這些當時的刻本或抄本，都已亡佚。國內現存惟一的一部宋刻本，爲藏於上海圖書館的大學或問二卷、中庸或問二卷、論語或問纂要□卷、孟子或問纂要一卷。該書爲殘本，現存大學或問上一冊、大學或問下一冊、中庸或問上一冊、中庸或問下三冊、論語或問纂要二冊、孟子或問纂要一冊。因爲是「纂要」，故其章節、文字，與足本或問，出入頗大。

在瞿鏞鐵琴銅劍樓藏宋元本書目中，錄有宋刊本大學章句一卷、附大學或問二卷、中庸章句一卷、附中庸或問二卷、論語集注十卷、孟子集注十四卷，不詳何時所刻，「其佳處往往

與淳祐本合」。此書原爲毘陵周九松所藏。今上海圖書館藏有元刻四書章句集注十冊，里面包括大學章句或問（分上下二卷）一冊、中庸章句或問（分上下二卷）一冊、論語集注四冊、孟子集注四冊。此書有明儒魏莊渠句讀批抹，爲周九松舊藏，後歸袁克文的「百宋書藏」，據袁跋，此書「與淳祐本悉合」，不知同瞿鏞所錄宋刊本有何關係。現存元刻本中無單刻四書或問，只是在大學章句、中庸章句之後，附有或問。除上面所說的一部，另外一部爲藏於國家圖書館的元至正刻本大學章句一卷或問一卷、中庸章句一卷或問一卷，有元王侗箋注批點。此書紙張破碎，已殘缺不全。

至明，除大學或問、中庸或問依然附於章句之後，足本四書或問在民間已不可得。據楊士奇等人所編的文淵閣書目，當時有四書或問一部（十五冊全）。南昌張元楨在翰林院讀書時，手抄了一部論孟或問，弘治初至南康，交知府郭璿刻印，於弘治七年（甲寅）畢功，沉寂多年的四書或問，才又回到社會。弘治十七年（甲子）再刻於湖藩。初刻本今已不可見，再刻本僅剩殘本，即大學或問一卷、論語或問卷五至卷二十，現藏寧波天一閣。在清之前，現存惟一完整的四書或問爲明正德十二年（丁丑）仲冬吳興閔聞重刊本，包括大學或問一冊（不分卷）、中庸或問一冊（不分卷）、論語或問三冊二十卷、孟子或問一冊十四卷。此書現存兩部，分別藏於上海辭書出版社圖書館及河北大學圖書館。正德本顯然是根據

弘治本重刻的，其中論語或問的版式和弘治本論語或問的版式相同，但注改爲小體字，弘治本中的許多錯誤，正德本都原封不動地保留下來。只是弘治本大學或問附於章句之後，正德本無章句，在這上面有所不同。

無論弘治本還是正德本，都有不少錯誤，當時人深以爲病。萬曆二年（甲戌）春，金偉幸等人經過仔細校勘，正要付印，因故未成。恰巧朴民獻、尹先覺等人也有志於此，於是請秀才尹元璘、趙璫等人重新監刻四書或問。萬曆本現已亡佚，但日本正保四年（丁亥歲一六四七）京都書肆風月莊左衛門刻本，便是據萬曆本刻印的。正保本四書或問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共三十八卷（在中庸或問後另收有中庸輯略上下二卷），論語或問、孟子或問中的注也都是小體字。从正保本的情況看，萬曆本顯然也是根据弘治、正德本再刻的，雖然已改正了不少錯誤，但仍有一些錯誤，和正德本一字不變，完全相同。就字體說，正德本和正保（即萬曆）本也有不少相似之處，如「冰」字均刻作「氷」，「己」字均刻作「巳」，「差」字均刻作「𠂔」，「參」字均刻作「叅」，據「字均刻作」據「沿」字均刻作「沿」等。明代四書或問足本刻本，現在可見的只有這三種，此外像明廠本四書集註，其中大學章句、中庸章句後所附的或問，版式、字體全和正德本一致，可見在明代流行的四書或問本，都來自弘治、正德本。

弘治、正德、萬曆所刻四書或問，均爲三十六卷本。癸未三月，高沙徐方廣刻印或問小

注，包括大學一卷、論語二十卷、中庸二卷、孟子十四卷，共三十七卷（而非一些著錄書中所說的三十六卷）。據王懋竑題四書或問小注前（一〇），他在康熙壬申、癸酉間（一六九二至一六九三）已於書坊中見此書，則此「癸未」當爲明崇禎十六年（一六四三），此書初刻爲明本而非清本。據周中孚鄭堂讀書記，乾隆年間，陳其凝編四書或問語類，亦爲三十七卷。

但有清一代，四書或問通行的卻是三十九卷本，即大學或問二卷、中庸或問三卷、論語或問二十卷、孟子或問十四卷。據丁丙藏、丁仁編的八千卷樓書目，丁氏藏有呂氏刊本四書或問三十九卷，這大概是最早的三十九卷本。但現存康熙中呂氏寶誥堂重刊白鹿洞原本朱熹遺書中，只有論語或問二十卷、孟子或問十四卷，無大學或問、中庸或問。丁氏藏書後多歸南京圖書館收藏，現南京圖書館藏有清刊本四書或問三十九卷（另附中庸輯略二卷），即原丁氏藏書，可能就是八千卷樓書目中的呂刊本。在此之後，四庫全書文淵閣本四書或問、賀瑞麟西京清麓叢書中朱子遺書重刻合編所收四書或問、洪汝奎唐石經館叢書中據同治十二年霍山劉氏刊本所刻的四書或問，也都是三十九卷。四庫全書本乃江蘇巡撫採進，來歷不詳。四庫本對正德本的改正之處，大部分和呂刊本相似，而同正保本的出入相對說要大一些（但也有一些地方，呂刊本仍同明刻本，而四庫本卻作了改動）。據此，江蘇巡撫所採進的四書或問本，很可能是呂刊本。

這次整理四書或問，以上海圖書館所藏元刻四書章句集註所含大學章句或問、中庸章句或問及康熙中呂氏寶誥堂重刊論語或問、孟子或問爲底本，以上海圖書館所藏宋刻纂要本、明正德本、日本正保本、四庫全書本爲校本。

二〇〇〇年二月 黃坤

〔注〕

- 〔一〕見續集二答蔡季通三十六。
- 〔二〕見別集五與皇甫文仲四。
- 〔三〕見南軒文集二十四答朱元晦七。
- 〔四〕見語類卷十九。
- 〔五〕見文集卷六十二答張元德。
- 〔六〕見語類卷一百五。
- 〔七〕見語類卷一百十六。
- 〔八〕見語類卷一百二十一。
- 〔九〕見文集卷六十二答張元德及朱子年譜。
- 〔一〇〕見白田草堂存稿卷八。

目錄

大學或問·····	一
大學或問上·····	一
大學或問下·····	一九
中庸或問·····	四四
中庸或問上·····	四四
中庸或問下·····	七七
論語或問·····	一〇三
卷一 學而第一·····	一〇三
卷二 爲政第二·····	一三三
卷三 八佾第三·····	一五六
卷四 里仁第四·····	一七一

卷五	公治長第五	一九四
卷六	雍也第六	一一三
卷七	述而第七	一三四
卷八	泰伯第八	二五三
卷九	子罕第九	二六四
卷十	鄉黨第十	二七四
卷十一	先進第十一	二八三
卷十二	顏淵第十二	二九四
卷十三	子路第十三	三〇八
卷十四	憲問第十四	三一九
卷十五	衛靈公第十五	三四一
卷十六	季氏第十六	三六二
卷十七	陽貨第十七	三七〇
卷十八	微子第十八	三八七
卷十九	子張第十九	三九四

卷二十 堯曰第二十 四一〇

孟子或問 四一五

卷一 四一五

卷二 四二三

卷三 四二七

卷四 四三七

卷五 四四〇

卷六 四四六

卷七 四四九

卷八 四五四

卷九 四六七

卷十 四七二

卷十一 四七五

卷十二 四八六

卷十三 四九〇

卷十四

五〇三

附錄

五一三

大學或問上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爲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爲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爲書矣，學者不可以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宜，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既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陵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既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

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功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一〕。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達矣。其或摧頹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而身心顛倒，眩瞶迷惑，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況欲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奈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以一

以貫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而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脩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

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既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惟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乎此，則其所

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況乎又以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即其所養之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既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汙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汙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

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粗復而有不純，己雖粗克而有不盡，且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己成物而不謬者鮮矣。

曰：程子之改親爲新也，何所據？子之從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耶？且以己意輕改經文，恐非傳疑之義，奈何？曰：若無所考而輒改之，則誠若吾子之譏矣。今親民云者，